

斬包敏

(整剧) 汤爽整剧团纪录

人物：王延龄(简称王) 龙 套(四 人)
 赵文宾(·赵) 虹 帽(四 人)
 色 棍(·色) 王 朝(简称朝)
 冯 奴(·冯) 色 敏(·敏)
 门 房(·门)

王延龄(上)：开道，侍候观看！

王：奉旨出朝，地勘山愆。老夫王延龄，只乃门生色棍到州做粮司来，奉了皇上旨意去到洛净溪喝接风，人未名道。(四龙套，有)(牌子圆台穿牌，赵文宾穿牌)。

赵王(同白)：但不知御前官员喝接。

赵：兀来是王爷！

王：兀来是冯司马公！

赵：王爷请来行礼！

王：还礼！

赵：你敢说还礼？

王：不是！

赵：敢是拜客？

王：不是拜客！

赵：一非还礼，二非拜客，你有这接拜礼还这样高兴，大路上大摆牌浪！拜礼！打起来，有什么高兴？

王：唉！只乃门生色棍去到州做粮司来，去到洛净溪喝接风！

赵：我也为了此事而来，和你二人拜有一比。

王：好比何来？

赵：一肚皮冤气！

王：唉！神气！

赵：王爷请上前！

王：冯司马公请上前！

赵：天下黄河。

王：五桥并行！

(同白)：人未！(于下，有)赵道这亭；(牌子双龙进水，色棍，王朝，冯奴大过楼上)。

色：恩师！冯司马！请来行礼！

王叔：有礼奉送！

色：两幅请坐！

王叔：同坐！

色：恩师！司马公不在朝房，来到武库则是？

王叔：奉了皇上旨意，来到武库摆酒接风。

色：甚好！甚好！

王叔：恩师！打恭二字，（大过场）将酒摆开！一同上殿！（牌子
，色款，内卷上）

门：老并未到武库！

教：通报进去色老爷要见！

门：门上那位？

王朝：朝堂来的！

门：色老爷要见！

朝：小姐一时，在聚家布色老爷要见！

色：念中有粮，月下有马，才姓司马姓见，姓朝姓而过。

门：在聚家布，宝马姓朝姓来，念中有粮，月下有马，才姓司马
不容何见，姓朝姓而过。

教：再通报进去，在武库府小山某做过一名正堂小色教老爷要
见。

门：门上那位？

朝：何事？

门：再通报进去，在武库府小山某做过一名正堂小色教老爷要
见。

朝：小姐一时。

门：老爷请格了！

教：退下了！（门子下）

朝：在聚家布，小人问去了，在武库府小山某做过一名正堂小
色教老爷要见！

色：恩师！司马公朝中有几家姓色的？

朝：总是你一家姓色。

色：莫非色教侄儿未可，发见不容见？

王叔：朝堂请客，那有不来之理？

色：敬酒一席，侄儿在那里？

教：叔父在那里？说来叔父，拜见叔父！

色：罢了！侄儿不在家中来到武库则是？

教：在家奉了母亲贤命，来到武库迎接叔父！

色：拱手之上。王爷赏命在此，祝那番德量。

敬：侄儿配不了！

色：随叔父进来。

敬：晚婿！侄儿拜见三叔父。

色：拜见二位王爷！

敬：那日王爷赏命请老团为一礼！

敬：妹子！你还有拜拜么礼？

敬：这若敬烟礼！

色：妹子！怎么叫做敬烟礼？

敬：我同王爷跪礼送那赏命份，同赏命跪礼及有王爷份，跪来团一礼大团都份份！

色：妹子！另官之人一礼还一礼！

敬：哦！送一礼送一礼，拜见王爷。

王：罢了，拜见堂帝。

敬：拜见堂帝！

色：拜见三叔父！

敬：拜见三叔父！

色：罢了！

王叔：一旁坐下！

色：拱手之上那拜他的德位！

王叔：倒座前座，那有不坐之理？

色：拜过三王爷！

敬：拜过三王爷拜坐了！

王叔（开口）：拜过三叔父！

敬：拜过三叔父！

色：一旁坐下！

敬：侄儿拜坐了！

色：恩师！学生离朝已久，朝中可有机公大事？

王：这个吗？

色：唔！

王：有话去朝辞身各去讲！

色：拜马公请！（色王同下）

敬：少住！这王爷同老色各人真真未得从色，有话去朝辞身各去讲，我一人坐此命候不过。

敬：堂帝！我同你生孩内司。

色：不错！老院为这何两个。

赵：拜见堂爷！

赵：一旁坐下！

赵：那堂爷坐位了，堂爷我就插动问。

赵：问起何来？

赵：我和你朝中赵草色，赵草色是那一个？

赵：少待，这个姓赵了不得，那个叫我赵草色莫猜心叫么的，这个姓赵为爵是了不得，为爵却来叫我赵草色赵草色；哈！我莫还他一个赵草色出来，姓赵！

赵：堂爷！

赵：我来问你！

赵：问我何来？

赵：赵草色可还交过否？

赵：从未交明交过否？

赵：我打个哩哩你猜么！

赵：什么哩哩？

赵：前否道，远！

赵：十里不能相会！

赵：那么，近！呢？

赵：莫非我是堂爷！

赵：正是，赵草色是我！

赵：啊呀！堂爷我不知，你不获见性！

赵：呵！恕你无罪，一旁坐下！

赵：不敢穿靴到坐了！

赵：你口称穿靴，在那里为官？

赵：在周州府小山县做过一总山堂。

赵：可就得正义官员，衙门礼数你可还熟么？

赵：衙门礼数，我自然熟份讲熟。

赵：你熟份讲正，我要送你一送！

赵：堂爷！你送我不得！

赵：我却来了！

赵：你来哇！

赵：上任！

赵：到职！

赵：迎者！

赵：拜客！

赵：坐堂！

教：埋事！

赵：你看！当真盘你不倒！

教：盘我不倒个！

赵：你坐堂审那一些案件？翻来老朽听之看！

教：案件多湖止，无头公案也有，无响田产也有，湖湖案件也有！

赵：这些案件你都听到过的，就是湖湖燕老朽没听到过，翻来老朽听之看。

教：湖湖案件翻把你听，大堂上摆起来一盆火，那些会湖湖的人去捉来，盘他去捉火。

赵：捉火岂不是手烫短了！

教：不嫌吓！手烫短，下次叫地湖湖就不会湖了哇！

赵：哇！你做湖湖好湖官！

教：你看好短湖吓！盘二个钱贯！黄地湖湖有！

赵：你本燕子还贪来吓！

教：不嫌吓！我是手短贪来吓！

赵：你怎么样个贪短呢？

教：叫本衙老师做起两桶桶，东面上摆一筐，西面上摆一筐。

赵：摆起来有何用处呢？

教：叫那告死鸟盘他上来去燕子。

赵：东面上去摆呢？

教：官司东面上摆！

赵：西面上去摆呢？

教：官司西面上摆！

赵：那末西面一齐去摆呢？

教：我有一个审法。

赵：怎么样呢？

教：卜午卜午打了三下退堂鼓，到石衙摆酒一席，一场官司把地鸟摆掉了。

赵：两桶银子那个摆去呢？

教：两桶银子都摆得来了！

赵：你一任官来做满，赚了多少银子呢？

教：一任官来做满，赚银子十大贯！

赵：你这些银子放在那里呢？

教：放在三叔父家里。

赵：你三叔父可还晓得呢？

教：先前是不晓得，如今恐怕有点知道了！

赵：知道本县把你升官。

赵：还升升官，升到石堂抱柱去了！

赵：坏了！坏了！

赵：堂爷你不要坏了坏了！不要和我三叔父翻脸来呵！

赵：若还翻出来呢？

赵：我三叔父根脸无情的。

赵：老朽不和你说麻巴巴的，不翻出来休道相帮！

赵：咳！不要翻吓！（色，王上）

王：门生，老夫问你翻的赵你可还犯下？

色：学生犯下了。

赵：老朽也早已犯下了。

色：可为什么，你知道何来？

赵：色叔姓女在那里做过官呢？

色：做过同州府小山县一名正堂！

赵：好正堂的官员！

色：官员是清，不能与盗贼办事也是枉然！

赵：你疑他不能与盗贼办事也是枉然，一任官却不做满赚起银子十-----。

色：唔！

赵：堂爷你不赚十，十十出来么！

赵：若还十出来呢？

赵：我三叔父银子无情格！

赵：恐老朽高兴！

赵：吓吓！上你的当了！

色：十什么？

赵：一任官不做满赚起银子十大缸。

色：啊！这赵何人翻的？

赵：色叔姓女翻的！

色：学生改号去堂！

赵：啊！三叔父！王爷堂爷有我的坐位，你三叔父难道没有坐位！

色：大哥之上，糊古孔道，那有商生的坐位！

赵：若端圆法，你一大我一小，若说家法，你吃我母亲的乳奶，我和你不过兄弟相称。

色：你姓色翻？

赵：兄弟因你！

色：奴才！（打色敏介，唱西皮倒板）

色立正，在戎亭， 把冲斗斗，

（脱板）：睁开杀人眼， 四下观瞻，

东街上老恩师， 老夫不怕，

西街上老教头， 胆战如麻，

叫王朝和冯江， 铜锣路上，

少刺青新色敏， 一命归阴，

敏（唱梆子）：不好了！

不敲不敲真不敲， 不敲改等闲过来，

天上有路我不去， 入地无门闯进来，

走上前来做状跪， 还要堂书翻过来，

（白）：解见堂爷！

赵：娃儿跪上前来则是？

敏：犯了我三叔父的家法，还要堂书翻个过来。

赵：你三叔父做脸无情，老朽是翻不来的。

敏：堂爷这个公情若还翻得下来，送你银子一千两。

赵：一千两不碍。

敏：那来二十两。

赵：不够老朽做本。

敏：你又不是做生意！

赵：翻不来的。

敏：你再若还翻得来，送你银子三千两。

赵：呵！三千两！

敏：噢！三千两！

赵：你三千两银子往那里挖进来呢？

敏：往石街再挖进来！

赵：噢！挖进来！

敏：不碍！挖进来！

赵：超过了！（敏下）命公大人请来一礼！

色：冯马公施礼为何？

赵：色敏过犯你家法本叔一断，看在老朽份上解缠一解。

色：你与他解情？

赵：不敲，翻个包恩。

色：你有多大个体脸？老贼！

（唱梆子）：为儿为儿遇山泉水， 为儿为儿遇小人心。

戎亭不看你拜高堂-----

赵：你敢骂着老朽？

色：不敬。 赵：你敢打看老朽？

色：书生不敬。 赵：科你不敬！

色（唱）：科诨！色插心中印件不明，改号得银三十贯！

赵：诨！抄五张都送有一个。

色（唱）：科诨！少利润与色教一路同行！

赵：娃娃快来快来！ 教：堂爷份情可还解得未？

赵：你三叔父张脸无情，份情讲不下来，你们已哀求王爷而去！

教：（唱紧梆子）唉！不好了！堂爷份情解不推，好叫色教羞一
惊，走上前来取膝跪，还甚王爷解份情，（白）叩见王爷！

王：你跪在此则甚？

教：犯了戒三叔父眼法，还要王爷讲个份情。

王：你三叔张脸无情，这个份情讲不下来的。

教：若还这个份情解得未，送你银子三-----。

王：嗨！改号六上解起你要稳当，起过了！（教退了）

王：门生请来坐火一丸。

色：恩师你为何行此大礼？

王：非是我行此大礼，色教娃娃犯了你的家法本教一新，看在为师份上轻解一罚。

色：恩师你与畜生解情？

王：不敬，科个乞恩！

色（唱紧边）：恩师吓！

恩师解情本教住， 畜生拘倒老赵宾。

王：不敬有科个，看口张眼份上。

色（唱紧边）：恩师吓！不捉就捉到边吧。

王：捉他呢？

色（唱）：捉他谁谁好不伤心！

（唱紧梆子）：曹妃得玉拜拜拜，	一木扶来二木精，
不拜畜生倒也吧，	科我去在万马，
科看上身高声哭，	上身哭动喉咙心，
左手抱定杖司子，	右手抱定小色文，
一天吃地三拜奶，	三天吃地九拜菜，
口口吃地心头血，	好似梧桐树上柴，
一厨二生喉咙养，	三厨四生喉咙喉，
七生八生进学堂，	半篇文字腹内装，
曹妃自身开匠榜，	在法王子进教坊，
三篇文诗我做好，	御笔亲书进士郎，

上殿对策容貌醜，
回家难见嫂娘心，
多蒙恩师王丞相，
不是恩师来解救，
恩师甜情水救性。

摘去进士化出场，
策杖卷上去是探，
做我丈正婿还阳，
那有一品博望堂，
恩师呀！

(彩轿子)： 非怪书生做怕无情郎。

王(唱梆子)： 色胆不必犯愁新，
曹把书拜开宝榜，
三篇文卷你做好，
上殿叫策容貌醜，
回家难见嫂娘心，
非是老夫来搭救，
老夫甜情水救性。

如听老夫祝禧祥，
众位主子进考场，
御笔来点进士郎，
摘去进士化出场，
策杖卷上去是探，
那有一品博望堂，
我看你是个做怕无情郎。

色(唱梆子)： 恩师吓！
恩师甜情水救性，
次弟不看你年高还-----。

不接大魁在书生。

王：你敢骂我为师？

色：学生不敢！

王：难道打着为师？

色：学生也不敢！

王：科你也不敢！

色：什么！（唱梆子）手挽手儿死壁后。

王：一同去！

色：恩师吓！（唱梆子）休要怪来休要怪！

王(唱)：你新色做我心肠。

色(唱)： 打开胸膛想一想， 这教是我甚等人？

王：色胆快乐！

教：不了！王帝份情可还甜得成？

王：你三叔做怕无情，这个份情甜不下来，你同已去教告。

教(唱梆子)： 唉！不好了！

王帝甜情又不挂，

苦口忘命万不挂。

走上前来任裙袋

道声叔父听甜情。

不看情心看佛心

不看亲儿看水清。

看之侄儿年轻小(哭板)三叔！

我的父吓！

哇吓！

三叔我的父吓！

还是在之姓你来！

色(唱西皮倒板):吓!

(哭腔):色教!我的儿呀!

(转原板):骂一声小畜生。

雷纪开堂天子新升望榜。

俺色教上做道真做本。

你本教做清官。翻庭出力。

一任官未做满。睡眼十红。

赵:汗清官!

色(唱):这老贼他那里开口伤人。

(色、教同哭):色教!

(唱):又恐怕我色教。

我本教将色教抽出不断。

赵:色教去了一株根线树了。

色(唱):吓!老赵害他那里开口伤人。

在长亭高声大哭。

我的儿吓!

救你们。

(色、教同哭)色教!

吓吓色教我的儿吓!

王(唱下句):长亭上哭坏了六部功臣。

色(唱紧边):吓!恩师呀!

魏延色教命逃生。

送你一言提赵雄。

王:罢了!

教:王朝马汉!快点料米料米!

汉朝:什么东西料米?

教:斜料带过来。我又要做官了!

赵:且慢!西皮起解。琦整再做官!

教:那西皮起?

赵:你叔父那里不斩于你。斩了色教色教去了一株根线树了!

色(唱紧边):吓吓!

斩了色教命日朝。

老贼一言说三口。

叫王朝色教快上朝朝。

(色教台下)

汉朝:色教斩了!

色:哎呀!(扎髯)什么!

(唱):一见人头血淋淋。

不该长亭高进来。

苦苦身到死路来。

不斩不斩真不该。

天堂有路你不走。

叫王朝尸首忙抬下。

(扎髯)什么!色教心中巧安排。叫王朝看过文榜回堂(扎髯)

什么!守德行。洒分明。

上写碑上多碑上。

拜上跪求有瑞祥， 若问此事从何起，
拆开书信看分明， 战事断了色教子，
回来偶然问色根， 叫玉朝为仗忙带下，
转来！

朝：转来何事？

色（唱）：一路之上要小心（玉朝下）怒气不显出战奇，

王：转来！

色（唱）：恩师叫唤为何因？（白）恩师叫学生转来何事？

王：叫你转来作为别事，你此番回府，为师有书到来你进来的西来。

色：无书？

王：不要进京。

色：却是为何？

王：可把臂当伴打马记全收？

色（唱前段）：学生跪下了，

先前没有恩师义，

如今倒有师徒情，

持为恩师出战奇。

回头骂声老畜类，

没有事犯到老夫倒还吧。

就叫老夫铜铡之上不用情。（白）唤色教！我的儿！

教：什么！老朽为你儿子，

色：唤色教儿吓！（色、马奴同下）

王：叫马公！战事之上却是色教一来性命，

教：老朽回吧悄悄闻英叫，他因已认真起来。

王：色根铁脸无情，朝事难好相见，

教：啊呀！还要王爷斩了份情，

王：老夫在朝，料保无事，堂爷跪向前，

教：王爷轿内前，

王：一并同行！人床！（下；有）急逼上朝！（牌子下）

（完）